

狂

事

冰心著

往
事

冰
心
著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往 事

民國十九年一月月初版
民國卅六年三月十八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冰 心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以詩代序

我是一個盲者，

看不見生命的道途，

只聽憑着竿頭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領，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頭有說不出的虛空與寂靜，

心頭有說不出的迷惘與胡塗；

小孩子，你緩一緩脚步，

讓我歇在這涼蔭的牆隅。

聽人聲喧嘩着四面，

對我在不住的傳呼，

我起身整一整衣袂，

擦了擦臉上的汗污。

小孩子你別走遠了，

你與我仍舊攙扶！

摸索着拾起琵琶

調着絃子，

我整頓起無限的歡愉。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

故事裏有神女與仙姑；

圍繞着她們天花絢爛，

我絃索上迸落着明珠。

我聽得見人聲譁贊，

譁贊這熱鬧的須臾；

我只是微微的笑着，

笑着受了無謂的稱諛。

第二部曲我又在彈奏，

我唱着人世的歡娛：

鴛鴦對對的浮泳，

鳳凰將引着九雛。

人世間只有同情和愛戀，

人世間只有互助與匡扶；

深山裏兔兒相伴着獅子，

海底下長鯨迴護着珊瑚。

我聽得見大家噓氣，

又似乎在搔首捋鬚；

我聽得見人家在笑，

笑我這般的幼稚，癡愚……

失望裏猛一聲的絃音低降，

絃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虛無，

我越彈越覺得琴絃緊澀，

越唱越覺得聲斷喉枯！

這一來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聽見欣賞的嗟呼。

只無人憐惜這乾渴的歌者，

無人憐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間是同情帶着虛偽，

人世間是愛戀帶着裝誣……

我唱到傷感淒涼時節，

我聽見人聲悄悄的奔趨。

第三部曲還未開始，

我已是孤坐在中衢，

四圍聽不見一毫聲息，

只有秋風，落葉與啼鳥！

抱着琵琶我掙扎着站起，

痠刺透了肌膚，

竿頭的孩子那裏去了，

我摸索着含淚哀呼。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衆生傷損，

大人的罪過摧毀了你無辜，

覺悟後的徬徨使你不敢引導，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撇在中途。

我拚着蹣跚的曳着竿兒走去，

我仍要穿過大邑與通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滿了人生的虛無！

六，三夜，一九二九北平。

目次

悟	一
六一姊	三
別後	四
往事（其二）	六
劇後	一〇
夢	一四
到青龍橋去	二八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唇兒沈默了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凝立了片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巖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
新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思，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
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
個天之驕子，人之驕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
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
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
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
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山的世界，不知
有多少青年，被這鋒利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
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
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為雨雪雲霞，在地為林木

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爲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如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因此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

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卻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不應該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識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

祝你快樂！

他的神經完全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顫，水聲潺湲，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路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

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沈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腳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心愛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疑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曼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溼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從一身浸在大自然裏，覺得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沈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然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他脚蹠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曾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卻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溼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炯炯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

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到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嬌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淌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研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急急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收到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知道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這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 鳳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送進飯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又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沈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沈沈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罷，你自己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看了從他口中取出的熱度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沈陰，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沈沈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鮫綃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懶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忸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室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信，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念。

哥哥。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嚶語。近去一看，只見他頭睡在枕前，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

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冰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沈，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城裏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尙完。出院時一路嗟嘆，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躍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卻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霞。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書，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信，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會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沈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的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沈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靈不滅的燈光，我如

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沈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沈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即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

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覩的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來印證，尙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光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沈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而壁！

我還不自足，拚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爲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爲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爲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爲我

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或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雪雲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我說爲「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

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
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沈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
在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
公的，因爲無論何人，都有一個對他深懸極愛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
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
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
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
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
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

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姑，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趑趄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繁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而你又何必「當下即從城中趕來」！何必「出

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卻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恩意？便單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攀走飄流，世界也不爲負你。然而你竟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山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山鋒利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

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爲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僞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濾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為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為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問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識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沈沈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神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家屋前的樹杪上起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提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

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也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譴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已，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纔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爲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前日病中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況相關」等句，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

陸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服了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道，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並不求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幘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

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縹緲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自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地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癡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淒豔。霞光中，一輛敞篷的

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光明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青山大風雨之夕。

六一姊

這兩天來，不知爲什麼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遊伴之一，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我卻着實的喜歡她，她也盡心的愛護了我。

她的母親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他們和我們是緊鄰——菩提出世後的第三天，她的母親便帶了六一來。又過兩天，我偶然走過菩提家的廚房，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坐在門檻上。臉兒不很白，而雙頰自然紅潤，雙眼皮，大眼睛，看見人總是笑。人家說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她六一姊。那時她還是天足，穿一套壓着花邊的藍布衣裳。很粗的辮子，垂在後面。我手裏正拿着兩串糖葫蘆，不由的便遞給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親叫她道謝，她只看着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覺得很靚。

腆。等我喫完了糖果，要將那竹簽兒扔去的時候，她攔住我，一面將自己竹簽的一頭拗彎了，如同鉤兒的樣子，自己含在口裏，叫我也這樣做，一面笑說：「這是我們的旱煙袋。」

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當然我也隨從了，自那時起我很愛她。

她三天兩天的便來看她母親，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覺得她是我第一個好朋友，我們常常有事沒事的坐在臺階上談話。——我知道六一是他爺爺六十一歲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六一未生之前，她姊姊總該另有名字的，我屢屢問她，她總含笑不說。以後我彷彿聽得她母親叫她鈴兒，有一天冷不防我從她背後也叫了一聲，她連忙答應。回頭看見我笑了，她便低頭去弄辮子，似乎十分羞澀，我至今還不解是什麼緣故。當時只知道她怕聽「鈴兒」兩字，便時常叫着玩，但她並不惱我。

水天相連的海隅，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們每次總有些新玩藝兒來消遣日子：有時拾些卵石放在小銅鑼裏，當雞蛋煮着。有時在沙上掘一個大坑，將我們的脚埋在裏面。玩完了，我站起來很坦然的，她卻很小心的在巖石上蹴踏了會子，又前後左右的看她自

己的鞋，她說：「我的鞋若是弄髒了，我媽要說我的。」

還有一次，我聽人家說煤是樹木積壓變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談起，她笑着要做一點煤冬天燒。我們尋得了一把生鏽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荆棘，埋在海邊沙土裏，天天去掘開看變成了煤沒有。五六天過去了，依舊是荆棘，以後再有人說煤是樹木積壓成的，我總不信。

下雨的時候，我們便在廊下「跳遠」玩，有時跳得多了，晚上睡時覺得腳跟痛，但我們仍舊喜歡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見了，隔窗叫進我去說：「她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天天只管同鄉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鑽鑽的，也不怕人笑話！」我乍一聽說，也便不敢出去，次數多了，我也有些氣忿，便道：「她是什麼人？鄉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親都不說我，要你來管做什麼？」一面便掙脫出去。乳娘笑着擰我的臉，說：「你真個學壞了！」

以後六一姊長大了些，來的時候也少了。她十一歲那年來的時候，她的腳已經裹尖了，穿着一雙青布紮紅花的尖頭高底鞋。女僕們都誇贊她，說：「看她媽不在家，她自己把

脚裏的多小呀！這樣的姑娘，真不讓人費心。」我愕然，背後問她說：「虧你怎麼下手，你不怕痛麼？」她搖頭笑說：「不。」隨後又說：「痛也沒有法子，不裏叫人家笑話。」

從此她來的時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挪過一張矮凳子，坐在下房裏，替六一漿洗小衣服，有時自己紮花鞋。我在門外沙上玩，她只扶着門檻站着看，我叫她出來，她說：「我跑不動。」——那時我已起首學做句子，讀整本的書了，對於事物的興味，漸漸的和她兩樣。在書房窗內看見她來了，又走進下房裏，我也只淡淡的，並不像從前那種着急，恨不得立時出去見她的樣子。

往

菩提斷了乳，六一姊的母親便帶了六一走了。從那時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來，——直到我十一歲那年，到金鉤寨看社戲去，纔又見她一面。

我看社戲，幾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對着戲臺的蓆棚底下看的。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個副榜，村裏要算他們最有聲望了。從我們樓上可以望見曲家門口和祠堂前兩對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閣。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後，纔建立起來

的金鉤寨得了這些點綴，觀瞻頓然壯了許多。

金鉤寨是離我們營壘最近的村落，四時節慶，不免有餽贈往來。我曾在父親桌上，看見曲副榜寄父親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紙寫的，大概是說沿海不靖，要請幾名兵士保護鄉村的話，內中有「諺云『……』足下乃今日之大樹將軍也，小草依依，尙其庇之……」

「諺云」底下是什麼，我至終想不起來，只記得紙上龍蛇飛舞，筆勢很好看的。

社戲演唱的時候，父親常在被請參觀之列。我便也跟了去，坐在父親身旁看。我矮，看不見，曲家的長孫還因此出去踢開了柵前土階上列坐的鄉人。

實話說，對於社戲，我完全不感興味，往往看不到半點鐘，便纏着要走。父親也藉此起身告辭。——而和六一姊會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柵裏看，工夫卻長了些。

那天早起，在書房裏，已隱隱聽見山下鑼鼓喧天。下午放學出來，要回到西院去，剛走到花牆邊，看見余媽抱着膝坐在樓下臺階上打盹。看見我便一把拉住笑說：「不必過去了，母親睡覺呢。我在這裡等着，領你聽社戲去，省得你一個人在樓上看海怪悶的。」我知

道是她自己要，卻拿我作盾牌。但我在書房坐了一天，也正懶懶的，便任她攜了我的手，出了後門，夕陽中穿過麥隴，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見戲臺前黑壓壓的人山人海，賣雜糖雜餅的擔子前，都有百十個村童圍着，亂烘烘的笑鬧；牆邊一排一排的板凳上，坐着粉白黛綠，花枝招展的婦女們，笑語盈盈的不休。

我覺得瑟縮，又不願擠過人叢，拉着余媽的手要回去。余媽俯下來指着對面叫我，說：「已經走到這里了——你看六一姊在那邊呢，過去找她說話去。」我擡頭一看，棚外左側的牆邊穿着新藍布衫子，大紅褲子，盤腿坐在長板條的一端，正回頭和許多別的女孩子說話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媽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邊去，六一姊忽然看見了，頓時滿臉含笑的站起來，嚷：「余大媽這邊坐，」一面緊緊的握我的手，對我笑，不說什麼話。

一別三年，六一姊的面龐稍稍改了，似乎臉兒長圓了些，也白了些，樣子更溫柔好看了。我一時也沒有說什麼，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旁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說：「你

也高了好些——今天怎麼又高興出來走走？」

當我們招呼之頃，和她聯坐的女孩們都注意我——這時我願帶敘一個人兒，我腦中常有她的影子，後來看書一看到苧蘿村和西施字樣，我立刻就聯憶到她，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歲光景，身上穿着淺月白竹布衫兒，襟角上繡着卍字，綠色的袴子，下面是繫腿，桃紅繫青花的小腳鞋，頭髮不很青，卻是很厚，水汪汪的一雙俊眼，又紅又小的嘴唇，淨白的臉上，薄薄的搽上一層胭脂。她顧盼撩人，一顰一笑，都能得衆女伴的附和，那種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確是我過城市生活以前所見的第一美人兒！

到此我自己驚笑，只是那天那時的一瞥，前後都杳無消息，童稚爛漫流動的心，在無數的過眼雲煙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這一個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現在。——生命中原有許多「不可解」的事！

她們竊竊的議論我的天足，又問六一姊，我爲何不換衣裳出來聽戲。衆口紛紛，我低

頭聽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媽爲何就這樣的拉我出來。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靜的衣服，在紅綠叢中，更顯得非常的黯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聽得六一姊從容的微笑說：「值得換衣服麼！她不到棚裏去，今天又沒有什麼大戲。」一面用圍攬着我的手撫我的肩兒，似乎教我擡起頭來的樣子。

我覺得臉上紅潮立時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輕輕的便爲我解了圍。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一切的不寧都恢復了。我暗地驚歎三年之別，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練達人情的話，居然能庇覆我！

戀戀的挨着她坐着，無聊的注目臺上，看見兩個婢女站在兩旁，一個皇后似的，站在當中，搖頭掩袖，咿啞的唱。她們三個珠翠滿頭，粉黛儼然，衣服也極其閃爍華麗，但裙下卻都露着一雙又大又破爛的男人單腳鞋。

金色的斜陽，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媽還捨不得走。我說：「從書房出來，簡直就沒到西院去，母親要問，我可不管。」她知道我萬不願再留滯了，只得站起來謝了六一姊！

又和四圍的村婦紛紛道別。上坡來時，她還只管回頭望着臺上，我卻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後悔爲何忘記吩咐她來找我玩，轉過麥隴，便彼此看不見了。——到此我熱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見！

回家來已是上燈時候，母親並不會以不換衣裳去聽社戲爲意，只問我今天的功課。我卻告訴母親我今天看見了六一姊，還有一個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動母親的心，母親只殷勤的說：「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幾年沒來了！」

十年來四圍尋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異國更沒有起聯憶的機會，但這兩天來，不知爲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這時一定嫁了，嫁在金鉤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鄰村去，我相信她永遠是一個勤儉溫柔的媳婦。

山坳海隅的春陰景物，也許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淒黯銷沈！我似乎能聽到那嗚嗚

的海風，和那暗灰色浩蕩搖撼的波濤。我似乎能看到那陰鬱壓人的西南山影，和這山半一層層枯黃不斷的麥地。乍煖還寒時候，常使幼稚無知的我，起無名的悵惘的那種環境，六一姊也許還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拉鞋底，工作之餘，她偶然擡頭自籬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麼感觸。她決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決不能知道這時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樓之中，凝陰的廊上，低頭疾書，追寫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雜寫來，寫到此淚已盈睫——總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許多往事，已真切實現的浮到眼前來了！

三，二十六，黃昏，一九二四。青島沙嶺。

別後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姊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煙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樣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櫻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

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她。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

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彀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她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足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她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卻踏着搖籃，使她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誠悅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合不上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喫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

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倒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翦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的該收下，那一家的該璧回，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表，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

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答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背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背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為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琴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

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翠姊過來倚在琴姊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猖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猖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猖傲呀！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曾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嬌癩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厓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翠琴二人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

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鈕，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的。」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了天爲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翦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毬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毯，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叉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生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懶懶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

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道：「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在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練，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遞：「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

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瀾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兩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

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盃，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並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卻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

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沈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給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

「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溢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在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寧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着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你明天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走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園上甕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

按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裏給表弟們喫罷。」他兩個表弟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姊，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喚問寒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木然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粲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的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

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的將筆兒靠放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淒顫——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殼玩不殼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糖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翦子，翦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

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林中散步歸來，偶然打開詩經的布函，發見了一篇未竟的舊稿，百無聊賴之中，頓生歡喜心！前半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寫的，不知怎麼便擱下了。重看一遍之後，決定把他續完，筆意也許不連貫，但似乎不能顧及了。

六，二，一九二四沙穰。

往事（其二）

她是翩翩的乳燕，

橫海飄遊，

月明風緊，

不敢停留——

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着鄉愁！

—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鏽着我

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一剎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沈沈的浸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

那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時，明明覺得砭骨勁寒；

他又匆匆吹過，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原也是無聊，而薄紙存留的時候，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了，又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

這時青山的春雨已灑到松梢了！

——三，七，一九二四。青山——

二

那有心腸？然而竟被友人約去話別——

回來已是暮色沈沈。今夜沒有電光，中堂燃着兩支蠟燭，閃閃的光影，從竹簾裏透出，覺得淒清。

走到院子裏，已聽見母親和涵傑斷斷續續的說話。等我進去時，簾子響處，聲音都寂。母親只低着頭做針線，涵和傑惘然的站了起來，卻沒有話說，只扶着椅背，對着閃閃的燭光呆望。

我懷疑着，一面向母親說着今天餞別的光景，他們兩個竟不來搭話，我也不問。

母親進去了，我纔問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涵不言語，傑歎了一口氣，半晌說：「母親說……她捨不得你走，你走了她如同……但她又不願意讓你知道……」

幾個月來，我們原是彼此心下雪亮，只是手軟心酸，不敢穿破這一層紙。然而今夜我聽到了這意中的言語，我竟呆了——

忽然涵望着傑，沈重的說：「母親吩咐不對瑩哥說，你又來多事做什麼！」
暫時沈默——這時電燈燦然的亮了，明光裏照見他們兩個的臉都紅着。

傑囁囁着說：「我想……我想不要緊的……」

涵截住他：「不，我不許你說！」聲音更嚴厲了。

這時傑真急了，覺得過分的受哥哥的訓斥，他也大聲的說：「瞞別人，難道要瞞自己的姊姊？」他負固的抵抗着。

我已經喪失了裁判的能力，茫然的，無心的吹滅了蠟燭，正要勉強的說出一兩句話來——

涵的聲音淒然了，「正是不瞞別人，只瞞自己的姊姊呢！」

兩對辛酸的眼光相觸，如同剛卸下的琴絃一般，兩個人同時無力的低下頭去。

我神魂失據的站在他們中間——

電燈又滅了——感謝這一霎時消失的光明！我們只覺得溫熱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卻看不見彼此盈盈的淚眼！

三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艷，卻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瓔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蒼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襯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決不宜於將軍夜獵——那從騎雜沓，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織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鐵甲，會燎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杯盤狼藉，會驚起樹上穩棲的禽鳥；踏月歸去，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

繭自縛的情緒，總是太「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忽然一念回頭，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闌闌外，月光侵着雪淨的衾裯，逼着玲瓏的眉宇。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萬緣俱斷，有如水的客愁，有如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激悟，有祈禱，有懺悔，有萬千種話……

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經瀟灑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這時候即使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何況是這些思深善懷的女
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頽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

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因河，或飛越落磯山；有多少魂銷目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日，也許今年，就揭卸病的細網，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犁，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白玉帝座？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有限之生一剎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髮，是澈悟，都已宛宛氤氳，超凡入聖——

萬能的上帝，我誠何福？我又何辜……

四

心血來潮，如聽精靈呼喚，從昏迷的睡中，旋風般翻身起坐——
鈴聲響後，屋門開了，接着牀前一陣慘默的忙亂。

狂潮漸退——醫生凝立視我無語。看護捧着磁盤，眼光中帶着未盡的驚惶，我精神全墮，心裏是澈底的死去般的空虛。頰上流着的清淚，只是眼眶裏的一種壓迫，不是從七情中的任一情來的。

最後彷彿的尋見了我自己是坐着，半縛半圍的擁倚在牀闌上，胸前繫着一個大冰囊。注射過的右臂，麻木隱痛到不能轉動，然而我也沒有轉動的意想。

心血果然凝而不流。飄忽的靈魂，覺出了軀殼的重量。這重量層層下沈，軀殼壓在牀闌上，牀闌壓在樓屋上，樓屋又壓在大地上。

凝結沈重之中，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人們已退盡。牀側的燈光，是調節到只能看見

室內一切的模糊輪廓爲止——其實這時我自己也只剩一個輪廓！

我連閉目的力量都沒有——然而我竟極無端的見了一個夢。

我在層層的殿閣中緩緩行走，卻總不能踏着實地，軟綿綿的在雲霧中行。

不知走了多遠，到了最末層；猛擡頭看見四個大金字的匾，是「得大自在」，似乎因此覺悟了這是京西臥佛寺的大殿。

不由自主的還是往上走，兩廡下忽然加深，黑沈沈的，兩邊忽然奏起音樂，卻看不見一個樂人。那聲音如敲繁鐘，如吹急管，天風吹送着，十分的錯落淒緊！我夢中停足傾耳，自然讚嘆：「這是『十番』，究竟還是東方的古樂動人！」

更向裏走，殿中更加沈黑，如漆如墨，摸索着愈走愈深；忽然如同揭開殿頂，射下一道光明來，殿中洞然，不見了那臥佛的大像，後壁上卻大大的掛着一幅大白綾幛子，綴着青絨的大字，明白的是：「只因天上最高枝，開向人……」光梢只閃到「人」字，便若然的

掣了回去。我驚退，如霧如電，不斷的樂音中，我倏然的墜下無底深淵去……

無限的下墜之中，靈魂又尋到了軀殼；耳中還聽見十番，室中仍只是幾堆模糊的輪廓，星辰在窗外清冷灰白色的天空中閃耀着——

我定一定神，我又微笑，週身仍是沈重冰結，心靈中卻來了一縷涼意，是知識來復後的第一個感覺——

天還未明，剛在右臂藥力消散之後，我掙扎着探身取了鉛筆，將夢中所見的十個字，欹斜的寫在一張小紙上，塞在浴衣的袋裏。

病到不知西東的時候，凍結的心魂，還有能力飛揚！——光影又只砉然的一閃，「開向人……」之下，竟不知是些什麼，無論何時回憶起，都覺得有些惋惜。原也只是許多字，形在夢中的觀念的再現，而上句「只因天上最高枝」這七個字，連綴得已似乎不錯。

五

「風浪要來了，這一段水程照例是不平穩的！」

這兩句話不知甚時，也不知是從那一個侍者口中說出來的，一瞬時便在這幾百個青年中間傳播開了，大家不住的記念着，又報告佳音似的彼此談說着。在這好奇而活潑的心緒裏，與其說是防備着；不如說是希望着罷。

於是大家心裏先暈眩了，分外的凝注着海洋，依然的無邊閃爍的波濤，似乎漸漸的搖蕩起來，定神看時，卻又不見得。

我——更有無名的喜悅，暗地裏從容的笑着——

晚餐的時候，燈光依舊燦然，廣廳上杯光衣影，盈盈笑語之中，忽然看見那些白衣的侍者，托着盤子，欹斜的從許多圓桌中間掠走了過來，海洋是在動盪了！大家暫時的停了刀叉，相顧一笑，眼球都流動着，好像相告說「風浪來了！」——這時都覺出了船身左右

的搖擺。

我沒有言語，又滿意的一笑。

餐後回到房裏——今夜原有一個談話會——我徐徐的換着衣服，對鏡微偃，看見了自己鏡中驚喜的神情。如同準備着去赴海的女神，召請去對酌的一個夜宴。又如同磨劍赴敵，對手是一個聞名的健者，而自己卻有幾分勝利的把握。

預定夜深纔下輪來，便將睡前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門一笑，廳中幾個女伴斜坐在大沙發上，燈光下嬌惰地談笑着，笑聲中已帶暈意。一路上去，遇見許多挾着氈子，笑着下輪來的同伴，笑聲中也有些暈意。

我微笑着走上輪而去，琴旁坐着站着還圍有許多人。我拉過一張椅子，坐在玲的旁邊；她笑得倚到我的肩上，說「風浪來了！」

彈琴的人左右傾欹的雙腕仍是彈奏着，唱歌的人，手扶着琴臺笑着唱着，忽然身不自主一溜的從琴的這端滑到那端去。

大家都笑了，笑聲裏似都不想再支持於是漸漸的四散了。

我轉入交際室，談話會的人都已在裏面了，大家團團的坐下，屋裏似乎很鬱悶，我覺得有些人面色很無主，掩着口蹙然的坐着——大家都覺得在同一的高度中，和室內一切，一齊的反覆欹斜。

似乎都很勉強，許多人的精神，卻用到暈眩上了！彷彿中談起愛海來，華問我爲何愛海如何愛海？——我漸漸的覺得快樂充溢、怡然的笑了。並非喜歡這問題，是喜歡我這時心身上直接自海得來的感覺，我笑說：「愛海是這麼一點一分的積漸的愛起來的……」未及說完，一個同伴，掩着口顫頓的走了出去。

大家又都笑了，笑聲中，也似乎說「我們散了罷！」卻又都不好意思走，斷斷續續的仍舊談着。我心神已完全的飛越，似乎水宮赴宴的時間，已一分一分的臨近，比試的對手，已一步一步的仗着劍向着我走來——但我還天一句地一句的說着「文藝批評。」

又是一個同伴，掩着口顫頓地走了出去——於是兩個，三個……

我知道是我說話的時候了，我笑說：「我們散了罷，別爲着我大家拘束着！」一面先站了起來。

大家笑着散開了。出到輪外，燈影下竟無一人，欄外只聽得濤聲，全船想都睡下了，我一笑走上最高層去。

迎着海風，掠一掠鬢髮。模糊搖撼之中，我走到欄旁，放倒一個救生圈，抱膝坐在上面，遙對着高豎的煙肉與桅檣。我看見船尾的闌干，與暗灰色的天末的水平線。互相重疊起落，高度相去有五六尺。

我凝神聽着四面的海潮聲。仰望高空，桅尖指處，只一兩顆大星露見。——我的心魂由激揚而寧靜，由快樂而感到莊嚴，海的母親，在洪濤上輕輕的簸動這大搖籃。幾百個嬰兒之中，我也許是個獨醒者……

我想到母親，我想到父親，憶起行前父親曾笑對我說：「這番橫渡太平洋，你若暈船，不配作我的女兒！」

我寄父親的信中，曾說了這幾句：「我已受了一回風浪的試探。爲着要報告父親，我在海風中，最高層上，坐到中夜。海已證明了我確是父親的女兒。」

其實這又何足道？這次的航程，海平如鏡，天天是輕風習習，那夜僅有五六尺上下的震盪。侍者口中誇說的風浪，和青年心中希冀驚笑的風浪，比海洋中的實況，大得多了！

——八、二〇夜，一九二三，太平洋洋舟中——

六

從來未曾感到的，這三夜來感到了，尤其是今夜——與其說「感」不如說「刺」——今夜感到的，我懇願的希望這一生再也不感到！

陰曆八月十四夜，晚餐後同一位朋友上樓來，從塔窗中，她忽然讚賞地喚我看月。撩開幔子，我看見一輪明月，高懸在遠遠的塔尖。地上是水銀瀉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着

了一頓，但感覺還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讚美了一句，便回到屋裏，放下兩重簾子來睡了。早起一邊理髮，忽又惘惘地憶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歸思，曉起開籠放白鷗。」這兩句來。如有白鷗可放，我昨夜一定開籠了，然而她縱有雙飛翼，也怎生飛渡這浩浩萬里的太平洋？我連替白鷗設想的希望都絕了的時候，我覺得到了最無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心懾，儀又歡笑的告訴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這是沿例，舊同學年年此夜請新同學盪舟賞月，我如何敢言語？

黃昏良來招喚我時，天竟陰了，我一邊和她走着，說不出心裏的感謝。

我們七人，坐了三隻小舟，一篙兒點開，緩緩從橋下穿過，已到湖上。

四顧廓然，湖光滿眼。環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翠得很淒然。水底看見黑雲浮動。湖岸上的秋葉，一叢叢的紅意迎人，幾座樓臺在遠處，旋轉的次第入望。

我們盪到湖心，又轉入樹枝低亞處，錯落的談着，不時的仰望雲翳的天空。雲彩只嚴

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買不了她這一刻的隱藏！」我說不出的心裏的感謝。

雲影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漸漸逼人，湖光漸隱，幾片黑雲，又橫曳過湖東的叢樹上。大家都悵悵說：「無望了！我們回去罷！」

歸棹中我看着舟尾的秋。她在槳聲裏，似吟似嘆的說：「月呵！怎麼不做美呵！」她很輕巧的又笑了，我也報她一笑。——這是「釋然」她那兒知道我的心緒？

到岸後，還在隄邊留連仰望了片晌。——我想「真可憐——中秋夜居然逃過了！」人人悵悵的歸途中，我有說不盡的心裏的感謝。

十六夜便不防備，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卻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樓東一個朋友的室門，她正滅了燈在窗前坐着。月光滿室！我！驚，要縮回也來不及了，只能聽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來。

沒有一點缺憾！月兒圓滿光明到十三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兒，我幾乎要迸出一兩句詛咒的話！

假如她知道我這時心中的感傷，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這般的用雙臂圍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慘默無聲，我已拚着鼓勇去領略。正如立近萬丈的懸崖，下臨無際的酸水的海。與其徘徊着驚悸亡魂，不如索性縱身一躍，死心的去感覺那沒頂切膚的辛酸的感覺。

我神搖目奪的凝望着：近如方院，遠如天文臺，以及周圍的高高下下的樹，都逼射得看出了紅，藍，黃的顏色。三個綠半球針竿高指的圓頂下，不斷的白圓穹門，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線畫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綠絨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沒有這樣的分明呵，何況這一切都浸透在這萬里迷濛的光影裏……

我開始的詛咒了！

鄉愁麻痺到全身，我掠着頭髮，髮上掠到了鄉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鄉愁。是實實在在的軀殼上感着的苦痛，不是靈魂上浮泛流動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辭了她，回到屋裏來。桌上匆匆的用手絹蒙起了嵌着父親和母親相片的銀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扶着頭苦讀——茫然的翻了幾十頁，我實在沒有氣力再敷衍了，推開書，退到牀上，萬念俱灰的起了嗚咽。

我病了——

那夜的驚和感，如夏空的急電，奔騰閃掣到了最高尖。過後回思，使我惘然歎異，而且不自信！如今反覆的感着鄉愁的心，已不能再颺起。無數的月夜都過去了，有時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卻至多也不過「惘然。」

痛定思痛，我覺悟了明月爲何千萬年來，傷了無數的客心！靜夜的無限光明之中，將四圍襯映得清晰浮動。使他澈底的知道，一身不是夢，是明明白白的去國客遊。一切離愁別恨，都不是淡蕩的，猶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急如束溼的。

對於這事，我守了半年的緘默；只在今春與友人通訊之間，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

後，我寫：「嗚呼！賞鑒好文學，領略人生，竟須付若大代價耶！」

至於代價如何，「嗚呼」兩字之後，藏有若干的傷感，我竟沒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會問起。

——九，二六夜，一九二三，閉壁樓——

七

我當然喜愛花草！

在國內時，我的屋裏雖然不斷的供養着香花，而剪葉添水的事，我卻不常做。父親或母親走了進來，用手指按一按盆土，就嘖嘖的說：「我看花草供到你的屋裏來，就是他們的末日到了！」

假如他二位老人家，說完這話就算了時，我自然不能再懶惰，至少也須敷衍敷衍；然而他們說完之後，提水瓶的提水瓶，拿剪刀的拿剪刀；若供的是水仙花，更是不但花根，連

盆連石子都洗了。我樂得笑着站在一旁看。

我決不是不愛花，也決不是懶惰。一來我知道我收拾的萬不及他們的齊整——我十分的信收拾花卉是一種藝術——二來我每每喜歡得個題目，引得父親和母親和我糾纏。但看去國後，我從未忘了替屋裏的花添水！我案頭的水仙花，在別人和我同時養起的，還未萌莖的時候，就已怒放。一翦一翦繁密的花朵，將花管帶得沈沈下垂，我用細繩將她們輕輕的束起。

花未開盡，我已病到醫院裏去，自此便隔絕了！只在一個朋友的小啓中，提起了一句，「你的花，我已替你澆水了。」以後再無人提，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但我在病榻上時時想起人去樓空，她自己在室中當然寂靜。閉壁樓夜間整齊燦爛的光明中，缺了一點，便是我黑暗的窗戶，暗室中再無人看她在光影下的丰神！

入山之後一日，開了朋友們替我收拾了送來的箱子，水仙花的綠盆赫然在內。我知道她在我臥病二十日之中，殘落已盡，更無從「託微波以通詞」我悵然——良久！

第三天，得了一個匣子，剪開束繩，白紙外一張片子寫着：

「無盡的愛，安娜」

紙內包捲着一束猩紅的玫瑰，珍重的插在瓶裏，黃昏時濃香襲人。

只過了一夜，我早起進來，看見花朵都低垂了，瓣兒憔悴得黑絨翦成的一般，才驚悟到這屋裏太冷，後面瑛的小樓上是有煖爐的，她需要花的慰安，她也配受香花供養，我連忙託人帶去贈了她。——聽說一夜的工夫，花魂又回轉了過來。

此後陸續又得了許多花，玫瑰也有，水仙也有，我都不忍留住。送客走後，便自己捧到瑛的樓裏。

想起聖卜生醫院室中不斷的繁花，我不勝神往。然而到了花我不能兩全的時候，我寧可刻苦了自己，我寂寞清寒的過了六十天，不會犧牲一個花朵！

二月十六日，又有友人贈我六朵石竹花，三朵紅的，三朵白的，間以幾枝鳳尾草。那天稍暖，送花的友人又站在一旁看我安插，我不好意思就把花送走，插好便放在屋裏的玻

璃几上。

夜中見着瑛，我說：「又有一瓶花送你了！」她笑着謝了我。

回來歇在枕上，正想走到廊外之時，忽然看見了几上的幾朵石竹花。那三朵白的，到不覺得怎樣，只那三朵紅的，紅得異樣的可憐！

燦然的燈下，紅絨般的瓣兒，重疊細碎的光豔照眼，加以花旁幾枝鳳尾草的細綠的葉圍繞着，交輝中竟有殫人的意味！

這時不知是「花」可憐，還是「紅」可憐，我心中所起的愛的感覺，很模糊而濃烈……

「我不想再做傻子！周圍都是白的，周圍都是冷的，看不見一點紅豔與生意，這般的過了六十天，何自苦如此？」

我決定留下她！

第二天早起，瑛問我「花呢？」我笑而不答。

今日風雪。我擁氈坐在廊上，回頭看見這幾朵花，在門窗洞開的室中，玻璃几上，迎着

朔風，瑟瑟而動，我不語。

進去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又到廊上。翻開書頁，覺得連紙張都是冰凍的。我擡起頭來望着那幾朵寒顫的花——我又不語。

晚上，這幾朵已憔悴損傷，瓣邊已焦黃了！悼惜已來不及，我已犧牲了她。偶然拿起筆來，不知是弔慰她，還是爲自己文過，寫了幾行：

.....

.....

幾會願揮麾開去：

雪冷風寒——

不忍挽柔弱的花枝，

來陪我禁受。

願惜了她們

逼得我忘懷自己。

真是何苦來？

石竹花！

無情的朋友，又打發了

穠豔的你們

來依傍冷幽的我！

拚卻瓶碎花凝，

也做一回殘忍的事罷！

山中兩月，

澈骨的清寒，

不能再……

到此意盡，筆兒自然的放下，只扶頭看着殘花出神。

以後也曾重寫了三五次，只是整淡不起來。花已死去，過也不必文，至今那張稿紙，還隨便的夾在一本書裏。

——三〇，一九二四。沙穰——

八

是除夜的酒後，在父親的書室裏。父親看書，我也坐近書几，已是久久的沈默——我站起，雙手支頤，半倚在几上，我喚「爹爹！」父親擡起頭來。「我想看守燈塔去。」父親笑了一笑，說：「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說完仍看他的書。

我又說：「我不怕冷寂，真的，爹爹！」

父親放下書，說：「真的便怎樣？」

這時我反無從說起了？我聳一聳肩，我說：「看守燈塔是一種最偉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

父親點頭說：「這個自然！」他往後靠着椅背，是預備長談的姿勢。這時我們都感着興味了。

我仍舊站着，我說：「只要是一樣的爲人羣服務，不是獨善其身；我們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們也不必避『避世』！」

父親笑着點首。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爲之身，受十方供養？」

父親只笑着。

我勇敢的說：「燈臺守的別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拋離田里，犧牲了家人骨肉
的團聚，一切種種世上耳目紛華的娛樂，來整年整月的對着渺茫無際的海天。除卻海上

的飛鷗片帆，天上的雲涌風起，不能有新的接觸。除了駭蕩的海風，和島上崖旁轉青的小草，他不知春至。他拋卻『樂羣』只知『敬業』……」

父親說：「和人羣大陸隔絕，是怎樣的一種犧牲，這情緒，我們航海人真是透澈中邊的了！」言次，他微歎。

我連忙說：「否，這在我並不是犧牲！我晚上舉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幾多好男子，輕侮別離，弄潮破浪，狎習了海上的腥風，驅使着如意的桅帆，白以爲不可一世，而在狂飈濃霧，海水山立之頃，他們卻蹙眉低首，捧盤屏息，凝注着這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這一點是警覺，是慰安，是導引，然而這一點是由我燃着！」

父親沈靜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憶。

「清明之日，海不揚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風雨之日，我倚窗觀濤，聽浪花怒撼崖石。我閉門讀書，以海洋爲師，以星月爲友，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

「三五日一來的小艇上，我不斷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書函；似暫離又

似永別的景況，使我們永駐在『的確如水』的情誼之中。我可讀一切的新書籍，我可寫作，在文化上，我並不曾與世界隔絕。」

父親笑說：「燈塔生活，固然極其超脫，而你的幻像，也未免過於美麗。倘若病起來，海水拍天之間，你可怎麼辦？」

我也笑道：「這個容易——一時慮不到這些！」

父親道：「病只關你一身，誤了燃燈，卻是關於衆生的光明……」

我連忙說：「所以我說這生活是偉大的！」

父親看我一笑，笑我詞支，說：「我知道你會登梯燃燈；但倘若有大風濃霧，觸石沈舟的事，你須鳴槍，你須放艇……」

我鄭重的說：「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愛的。爲着自己，爲着衆生，我都願學！」

父親無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兒，是我的好兒子！」

我走近一步，說：「假如我要得這種位置，東南沿海一帶，爹爹總可爲力！」

父親看着我說：「或者……但你爲何說得這般的鄭重？」

我肅然道：「我處心積慮已經三年了！」

父親斂容，沈思的撫着書角，半天，說：「我無有不贊成，我無有不爲力。爲着去國離家，吸受海上腥風的航海者，我忍心捨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島山上點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條件，燈臺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強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沈默——

父親站起來，慰安我似的，「清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臺守，人生寬廣的很！」

我不言語。坐了一會，便掀開簾子出去。

弟弟們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拋擲，歡呼聲中，偶然有一兩支擲到我身上來，我只笑避——實在沒有同他們追逐的心緒。

回到黑沈沈的臥室，歪在牀上，除夕的夢縱使不靈驗，萬一能夢見，也是慰情聊勝無，我一念至誠的要入夢，幻想中畫出環境，暗灰色的波濤，黯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連個夢都不能做！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後，禁絕思慮，又十年不見燈塔，我心不亂。

這半個月來，海上瞥見了六七次，過眼時只悄然微歎。失望的心情，不願他再興起。而今夜濃霧中的獨立，我竟極奮迅的起了悲哀！

絲雨濛濛裏，我走上最高層，倚着船欄，忽然看見天幕下，四塞的霧點之中，夾岸兩嶂，淡墨畫成似的島山上，各有一點星光閃爍——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澄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久——久，悲哀的心絃，開始的簌簌而動。有多少無情有恨之淚，趁今夜都向這兩點星光揮灑！憑吟嘯的海風，帶這兩年前已

死的密願，直到塔前的光下——

從茲了結！拈得起，放得下，願不再爲燈塔動心，也永不作燈塔的夢，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無悲哀！

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無數塔中的燃燈者！願海水向他長綠，願海山向他長青！願他們知道自己是這一隅島國上無冠的帝王，只對他們，我願致無上的頌揚與羨慕！

——八，二八，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九

只這般昏昏的，匆匆的別去，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頭一天午時，我就沒有上桌喫飯，弟弟們喚我，我躺在牀上裝睡，聽見母親在外間說：「罷了，不要惹她。」

傷了一會子的心——下午弟弟們的幾個小朋友來了，玩得鬧烘烘的。大家環着院子裏一個大蓮花缸跑，彼此潑水爲戲，連我也弄溼了衣襟。母親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邊去了，卻吩咐廚房裏替我煮了一碗麵。

黃昏時又靜了下來，我開了琴旁的燈彈琴，好幾年不學琴了，指法都錯亂，我只心不在焉的反覆的按着。最後不知何時已停了彈，只倚在琴臺上，看起琴譜來。

父親走到琴邊，說：「今晚請你的幾個朋友來談談也好，就請她們來晚餐。」我答應着，想了一想，許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雖遠些，還在西城。我就起到電話匣旁，摘下耳機來，找到她，請她多帶幾個妹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說晚了，如來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罷。那時已入夜，平常是星從我家歸去的時候了。

舅母走過來，潛也從家裏來了。我們都很歡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對潛說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學生的笑話，我們聽得很熱鬧。

廚丁在兩個院子之間，不住的走來走去，又自言自語的說：「九點了！」我從簾子裏

聽見，便笑對母親說：「簡直叫他們開飯罷，廚師父在院子裏急得轉磨呢——星一時未必來得了。」母親說：「你既經請了她，何妨再等一會？」和我說着，眼卻看着父親。父親說：「開來也好，就請舅母和潛在這裡喫罷。我們家裏按時慣了，偶然一兩次晚些，就這樣的雞犬不寧！」

我知道父親和母親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喫飯，如今有舅母和潛在這裡，和星來一樣，於是大家都說好——紛紜語笑之中，我好好的喫了一頓晚飯。

飯後好一會，星纔來到，還同着憲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進入客室。

話別最好在行前八九天，臨時是「話」不出來的。不是輕重顛倒，就是無話可說，所以我們只是東拉西扯，比平時的更淡漠，更無頭緒，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一句，還不是我們說的。

我和星宜在內間，楫陪着憲在外間，只隔一層窗紗，小孩子談得更熱鬧。

星忽然搖手，聽了一會，笑對我說：「你聽你小弟弟和憲說的是什麼？」我問：「是什

麼？」她笑道：「他說：『我姊姊走了，我們家裏，如同丟了一顆明珠一般！』」她說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覺臉紅起來。

——我們姊弟平日互相封贈的徽號多極了！什麼劍客，詩人，哲學家，女神等等，彼此混叫着。那里是好意？三分親愛，七分嘲笑，有時竟等於怨謗，一點經緯都沒有的！比如說父親或母親偶然吩咐傳遞一件東西，我們爭着答應，自然有一個捷足先得，偶然得了誇獎，其餘三個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遠處，點頭讚歎的說：「孝子！真孝順！『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結果便引起一番爭論。

這些事只好在家裏通行，而童子無知，每每在大庭廣衆之間，也弄假成真的說着，總使我不好意思——

我也只好一笑，遮掩開去。

舅母和潛都走了，我們便移到中堂來。時已夜半，我覺得心中煩熱，竟剖開了一隻大

西瓜。

弟弟們零落落的都進去了，再也不出來。憲沒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說：「走罷，遠得很呢，明天車站上送你！」說着有些淒然。——豈知明天車站上並沒有送着，反是半個月後送到海舟上來，這已是我大夢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們，走入中間，弟弟們都睡了。進了內室，只父親一人在燈下。我問媽媽呢，父親說睡下了。然而我聽見母親在牀上轉側，又輕輕的咳嗽，我知道她不願意和我說話，也就不去揭帳。

默然片晌，——父親先說些閒話，以後慢慢的說：「我十七歲離家的時候，祖父囑咐我說：『出外只守着三個字：勤，慎……』」

沒有說完，我低頭按着胸口——父親皺眉看着我，問「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有一點心痛……」

父親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不早了，你睡去罷，已是一點鐘了。」回到屋裏，撫着枕頭也起了戀戀，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飯是獨自喫的，告訴過母親到修府和女青年會幾個朋友那里辭行，便出門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纔回來。

入門已覺得淒切！在院子裏，弟弟們攔住我，替我攝了幾張快影。照完了，我逕入己室，扶着書架，淚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來了，說：「小因來請姑姑了，到我們那邊喫餃子去！」我連忙強笑着出來，接過小因，偎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淚眼——便跟着舅母過來。

也沒有喫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萬倍於蘸餃子的薑醋！父親踱了過來，一面逗小因說笑，卻注意我喫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淚落在碗裏，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淚只管讓我，我不顧地站了起來……

回家去，中堂裏正撤着午餐。母親坐在中間屋裏，看見我，眼淚便滾了下來。我那時方寸已亂！一會兒恐怕有人來送我，與其左右是禁制不住，在別人面前哭，不如現在哭。我叫了一聲「媽媽」，挨坐了下去。我們冰涼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臂腕，嗚咽不成聲——

半年來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無數的忍淚吞聲，都積攢了來，有今日恣情的一慟！

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來勸，恐怕是要勸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釋了手，臥在牀上，淚已流盡，閉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覺得廓然。外面人報潛來了，母親便走了出去。小朋友們也陸續的來了，我起來洗了臉，也出去和他們從容的談起話來。外面門環響，說：「馬車來了。」小朋友們都手忙腳亂的先推出自行車去，潛拿着帽子，站在堂門邊。

我竟微笑了！我說：「走了！」向空發言似的，這語聲又似是從空中來，入耳使我驚懼，我不看着任一個人，便掀開簾子出去。

極迅疾的！我只一轉身，看見涵站在窗前，只在我這一轉身之頃，他極酸側的瞥了我一眼，便回過頭去！可憐的孩子！他從昨日起未曾和我說話，他今天連出大門來送我的勇氣都沒有！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無限的別話，我都領會了！別離造成了今日異樣懂事的一個他！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無情的姊姊連壽麵都不喫，就走了……

走到門外，只覺得車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來了，我卻不曾看見母親。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隱在人後，或是她沒有出來。我看見舅母，嫂嫂，都含着淚。連站在後面的白和張，說了一聲「一路平安！」聲音都哽咽着，眼圈兒也紅了。

坐車，騎車的小孩子，都啓行了。我帶着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上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馬一揚鬃，車輪已經轉動。只幾個轉動，街角的牆影，便將我親愛的人們和我的相互的視線隔斷了……

我又微笑着向後一倚。自此入夢！此後都是夢境了！

只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然而只這昏昏的匆匆的一別，便把我別到如雲的夢中來！九個月來懸在雲霧裏，眼前飛掠的只是夢幻泡影，一切色，聲，香，味，觸，法，都很異樣，很麻木，很飄浮。我掙扎把握，也撮不到一點真實！

這種感覺不是全然於我無益的，九個月來，不免有時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

宛轉無可奈何的時節，我就茫然四顧的說：「不管他罷，這一切原都在夢中呢！」
就是此刻的突起的鄉愁，也這樣迷迷糊糊的讓他過去了！

——八三，一九二三。北京——

一〇

只是這般昏昏的匆匆的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然而前天我追寫的時候，我的眼淚流的比筆尖移動得還快！亭中寂寂，濃密的松枝外，好鳥時鳴，嫣紅姹紫開遍；而我除了膝上的紙筆，和一方溼透的紗巾外，看不見別的！

我寫時不須思索，沒有着力，而回憶如大河泛決，奔騰四流。我恨不能百管齊下，同時描述了每一段時間，每一個人，每一端思念！

我寫時因嗚咽而中斷了好幾次，歸結只寫了顧一失百的那一篇，而那一篇中的每一小段都是無盡，每一小段都能演繹到千萬言！

文藝既憑藉着主觀的欣賞，我寫時如雨的眼淚，未必能普遍的感動了世間一切有情。但因着字字真切的本地風光，在那篇中提名的人，決不能不起一番真切的回憶，而終於墜淚，第一個人就是我的母親！

我遠道寄回這幾篇去，我不能伴她同讀，引動她的傷感後，不能有即時笑語的慰藉，我誠何心？

然而不須感傷，我至愛的母親！我靈魂是軀殼的主宰，別離之前，雖不知離愁深刻到如斯，而未嘗不知別離之苦。我要推卻別離，沒有別離敢來挽我。爲着人生，我曾自願不住的揮着別淚，作此「弱遊」！

別的不說，只這昏昏的匆匆的一別，先在世上絕對的承認了一個「我」的存在，爲幸已多！

鄉愁每深一分，「我」的存在就證實了一分，——何以故？因我確有個感受痛苦的
心靈與軀殼故！

既承認了「我」就不能不承認宇宙中無量數的「他」更不能不承認了包羅一切「生命」以及生命的一切。

我既絕對承認了生命，我便願低頭去領略。我便願遍嘗了人生中之各趣，人生中之各趣我便願遍嘗！——我甘心樂意以別的淚與病的血爲贄，推開了生命的宮門。

我曾說：

「別離碎我爲微塵，和愛和愁，病又把我團捏起來，還敷上一層智慧。等到病又手退立，仔細端詳，放心走去之後；我已另是一個人！

「她已漸遠漸杳，我雖沒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卻也覺得有些淒戀。我起來試走，我的軀體輕健。我舉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長着萋萋的芳草，我要從此走上遠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謝病與別離。二十餘年來，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

所以，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憑着血與淚，我已推開了生命神祕的宮門。因着鉅大的代價，我從此要領受人生，享樂人生。

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悲哀只是一霎時，我的青春活潑的心，決不作悲哀的留滯。日來漸慣了單寒羈旅，離愁已淺，病緣已斷；只往事忽忽追憶，難得當日哀樂縱橫，貽我以抒寫時的灑落與回味！

不須傷感，我至愛的母親！往事的追寫，決不會摧耗了我的精神，有把筆的可能，總未到悲哀的極致。母親寄我的信中曾有：

「除夕我因你不在，十分難過，就想寫信，提起筆來，心中一陣難受，又放下了筆，不能再寫……」可知到了悲極，決無能力把筆！我只灑灑落落寫來，寫完心釋。投筆之後，就讓他從此成爲「往事」，不予以多一刻的留連！

往事願都撇在一邊！——現在我收了紙筆，要在斜陽中下了山亭。春光眞明媚！芊芊無際的山坡上，開了萬樹不知名的黃的，白的，紅的，紫的花，內中我只認得櫻花已開，丁香已含苞，楊柳的嫩黃，與松枝的深綠，襯以知更雀的紅胸，真是異樣的鮮明！此行循着紫羅蘭路，也許採些野花歸去。

願上帝祝福母親！
願上帝祝福母親！

每篇末的日月，是那段「往事」發生的時期與地點；和寫作的時地，是不相干的。

——五，二四，一九一九。青山——

附註

劇後

「愛娜下來了！愛娜下來了！」白石塔邊集擁的女孩子們的呼聲，使樓前廊下無數的羣衆，一齊回過頭來。一領黑紗的斗篷，輕輕的裹住了她纖小的身軀。惺忪的鬢下，鉛華未淨的橢圓形的臉上，露着含羞的微笑。她翩然的下了層塔，在衆目集射之中，黑壓壓的車馬前後推擁隙裏，直穿到樹影中小徑裏去。

明月正從天邊雲外升起，涼風襲人。她抱着肩兒，在石徑上低頭走着，自己覺得銀履的底聲，非常的輕清而急促。上了小坡，月影裏到了宿舍堂前，左手握住了斗篷上的扣結，右手輕輕的推開門，煖香撲面！角道裏擺列着許多匣子裏和籃子裏的花，上面繫着片子，都是自己的名字。愛娜微微的笑着，俯身逐一略看了看，便匆匆的上得樓來。

層層的樓上，都闐然無聲，大家都到劇堂看「羅密歐與周立葉」(Romeo and

Juliet) 去了。也許這時還紛紛在燈明人散的堂前和來賓朋友們招呼，讚嘆着愛娜表演的神妙。

愛娜卻乏極了。推門逕進自己屋裏，匆匆的脫下斗篷，往椅背上一搭。解了衣裳領下的結兒，雙腕交叉的在肩上輕輕的往下推着，身上那件淡綠衫子，已飄然的脫落在地上。架上摘下了睡衣，匆匆披上，掩上懷，撩開眉上的頭髮，一回身便在一張大軟椅上，欹側的臥下。

只覺得一陣一陣的濃香，薰繞着她四圍的空氣！她微微的睜開眼，瞥見書架上放着一大束光豔奪人的，猩紅的玫瑰。她不由的站起身來，伸手取過花兒，看了看花上的片子，便抱在懷裏，低頭嬌慵的輕輕的嗅着。

猛擡頭，朦朧的燈影之中，對面穿衣鏡裏，看見了一個白衣仙子！一片玫瑰色的紅雲，擁着酥胸，櫻唇欲動，眼波將流……

驟然間的驚豔，使她不由的挪近前來：這時鏡中的那個亭亭倩影，拖着曳地的白絲

的睡衣，衣褶裏隱約的看出了秀削的身材。白到玲瓏的雙腕，捧着嬌紅欲滴的花兒。花葉中間，濃髮堆煙般散在肩上。一半燒熱，一半胭脂，染出了暈紅的雙頰。彎彎的畫過的眉兒，橫入鬢裏。小小的欲笑的脣兒，和胸前的花，一般的紅潤。眼邊未曾拭淨的微藍，襯出那一雙光輝流動的媚眼。——這影子用着臺上微步的極苗條的姿態，向着她姍姍走來。微量的燈光，籠射在衣上，頰上，臂上，花上；濃淡掩映之間，竟如同一個完美的石像，起來行走！

這影兒她看過不上千百回，而今夜劇後燈下鏡中的丰神，竟使她自己也眼花撩亂！她微笑着輕輕的側身倚着鏡子，頭也軟軟的回了過去，直到了脣兒觸着了冰冷的玻璃，才驚醒似的，稍微的往後退了一退，半閉着眼，立着不動。

想起剛纔在臺後化裝室裏，妝完攬鏡的神情，又是如何的清豔！粉額上堆着鬆鬆的雲髮，勒着一行閃耀的鑽珠。如雪的白衣和飄帶，在強烈的瀉映的燈光之下，竟有無限的玲瓏與透剔！風流倜儻的同學霞蘭，劇中的羅密歐，忽然也從背後鏡中出現，用驚愛讚嘆的眼光上下的看着她。看了半晌，深深的右手按在胸前，左手回在身後，含笑的對她行禮，

說：「愛娜！假如你是真的周立葉，我幸而做了羅密歐，我便真的灑血臺前，也是三生的福孽！」她雖然不好意思的笑着搖一搖手，心裏卻知道霞蘭說的是由衷的話！

她更能回味到自己剛纔在臺上的種種變幻的神情和姿態：當她倚在廊闌上，低低的俯喚着牆下的羅密歐說：「我的恩愛是海樣的無邊，海樣的深！」（*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那含羞的顫動的音調和月光中隱約紅暈的面龐，何等的使人陶醉！佳期之前一夕，含着萬千的委曲與堅定，紅綃帳畔，向天舉起藥瓶，說：「羅密歐，我來了！盡此毒杯，爲你飲壽！」（*Romeo, I come, This do I drink to thee*）那時又是如何的悽動與激昂！至於最後一幕，墳臺四角，銀炬高燒，雪浪般的屨紗下，蓋覆着靜臥的修美的身形。閃閃的光燄之中，不知要觸動多少的輕憐與微嘆！復生後的飲刃，輕軀與霜劍頽然俱倒，壇畔的她的撩亂的神經和微弱的氣息，也隨着幕外驟雷似的掌聲，久久才靜了下去……

這一切都在她心中旋轉——她不禁又微微擡眼望着鏡裏，就是這眼兒，這脣兒，適

纔間在這逼照的華燈下，起落萬丈的情感潮中，不知震撼顛簸了幾多觀衆！這絕豔，這驚才，這奪人的魔力，上帝竟輕輕的都萃付在這一身麼？

她輕盈的緊貼着鏡子。一陣陣凝冷的感覺，侵上她的臂腕與腰肢。一晚上的情熱和煩亂，使她覺出了沁入心脾的倦慵。她懶懶的揉着眼兒，揉着，揉着，猛然觸到了眼邊的眶骨——觸到了眼邊圓圓的眶骨！

忽然一陣輕微覺悟的寒顫，透過了全身！劇後遺留的情潮和心境，使她半真誠半做作的起了極濃郁極新穎的悲哀！花兒無聲的落下，落在她垂地的白衣之旁。她這時似乎看見了年光的黑影，鸚鵡般張開巨翼，蓬蓬的飛來，在她光豔的軀殼上瞰視，回旋。她嫵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漸漸黯淡，她的長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團兒冰雪般漸漸的銷融。在飄揚的輕裾裏，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磷响的骷髏！

她心顫，她指尖涼，她頰上的暈紅，漸漸消退。她徐徐的擡起雙手，掩着眼兒，又徐徐的跪了下去。她幽咽着，她秀削的雙肩，在紗衣裏翕翕的顫動……

閉目跪了多時，四周沈黑，劇中一切都模糊消散。蕭索的神意，沒着心身。她微嘆，她又微微的睜開眼，她看見濃紅的花束堆在身旁，鏡中人仍是跪着，如玉的雙手，合在胸前。秀髮四披，神清若水。莊嚴柔靜的雙眸，仰望着鏡中天上。樹影後西斜的月兒，冰輪般停在窗外，映入鏡裏，正做了她頂上的圓光……

十一，十九，黃作，一九二五。那安辟迦樓。

夢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辮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卻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

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沈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上，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

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沈沈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沈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到青龍橋去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巖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巖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她們江南……」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肩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

世人呵！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

能這樣忠誠而勇敢的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看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的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厭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呵！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鎗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現象，銘刻在人們心裏。從此

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但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目中，沒有光明之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們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們穿着破爛的軍衣，喫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來了：「我們要喫飯！」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脖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真切：圓的臉，短的眉毛，肩膀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污了，臂上纏的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沈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直立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會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

子，也當不了車票呵！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

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现，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過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着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厭，不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

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黯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脚下，徐徐走過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中，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呆呆的站在前面，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平和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